

上海人的好家风之一就是“做人家”。“做人家”，是勤俭持家的通俗表述，例如：“张家嫂嫂真做人家，一块红豆腐馒头笃笃要过三顿泡饭呢。”

“做人家”作为特定时期、规定情景下的常用词汇，注释了上海人的禀性，又潜隐着对品质生活的追求。它是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智慧，也是“被低调”的评估。

“做人家”作为一种集体性格，可从《玲珑》《妇女时报》《良友》画报等报刊文章中一窥草蛇灰线，进入互联网时代，依然在上海人的血管中快活地流淌，甚至延伸到投资置业、家居装潢、招商引资、环境绿化、市政建设等方面。有人说：上海人不大浪费，这是优点；但束手束脚，气魄不大，错过许多发财机会，这又成了缺陷。

我以为：做一个可爱的上海人，“做人家”的审慎与内敛值得讨论。

计划经济时代，上海是一座超负荷运转的工业城市，产业工人的数量为全国城市之冠。于是作为一种资源，厂里的劳保用品也都被上海人开发利用。如纱手套，根据不同工种，一个工人每年可领到几副或更多，用得当点心，就可省下三四副，交到当家人手里，集腋成裘，拆开来染成红的绿的，结成一件纱衫，让孩子穿着上学去。保暖性稍差，但总能抵挡一下风寒。

一线工人每年还能领到一两套劳动布工作服，倘若三班倒，还能配给棉大衣，两三年一过也可省下一件，给“长发头上”的

针尖上的上海人

沈嘉祿

孩子穿。有时候我看同学穿起了霸气十足的高帮跑鞋，翻毛皮鞋，就知道他老爸是干什么的了。

今天的年轻人可能会吐槽上一代人揩公家的油，但老上海用一句话就把你顶回去：小赤佬，你没经历过这种日晒脚，不要讲风凉话！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在淮海中路一家服装商店的橱窗里，我看到这句口号被写成了美术字，下面陈列着一件做工十分考究的皮夹克，猎装款式，线条流畅。这件皮夹克相当迷你，摇篮里的“小毛头”也套不上，纯粹是一件标本。它的全部奥妙浓缩在卡片上的说明文字：皮夹克的材料是从一只旧沙发割下来的。

一方面要不折不扣地领会口号精神，另一方面又要巧妙地展现自己的聪明才智，这大概就是上海人的“心机”吧。

实际上呢，“缝缝补补又三年”之后，那件历经迭代的旧衣服还舍不得扔掉，女人会沿着线缝将它拆开，男人会沿着线缝将它拆开，女人会沿着线缝将它拆开，男人会沿着线缝将它拆开，女人会沿着线缝将它拆开，男人会沿着线缝将它拆开……

鞋面鞋底配齐后，送交皮鞋摊请老师傅绱一绱。运气好的话会遇到聋哑师傅，手艺更加精湛，盖因不受外界干扰耳。在我读中学时，逢年过节才能穿一双白塑料底的松紧鞋，平时穿作为“B角”的咖啡色塑料底松紧鞋。

破布的另一个辉煌终点是扎拖沓。上海人多有洁癖，蜗居仅能容膝，但地板始终一尘不染。光脚板接触凹凸木纹的丝滑感觉，已有N年没享受到了。

那时上海的主要商区要配置几家有点规模的布店，比如三大祥：协大祥、信大祥、宝大祥。看到“三巨头”鼎足而立，上海女人心思笃定。布店有时会抛售零头布，所需布票很少，价钱又便宜，消息放出，喜大普奔。零头布可做衬衫、短裤、背带裙、越南衫等。还有一种才手掌大小的三角形彩色织锦缎边角料，论斤卖，这大概是服装厂的“厨余垃圾”。上海女人照样能拼出一床色彩斑斓的被面子或一条窗帘、一块台布。

女人是天生的艺术家，这句话套在上海女人身上一点也不过分。彼时上海女孩也子成家，“三转一响”中最要紧的基本建设便是缝纫机，它是能生蛋的“母鸡”。

上海女人结毛衣也是一把好手，在马路边、在电影画报上多看几眼外国女人，马上就会“变戏法”似的结出某种花式的毛衣，还一本正经地命名为“罗马尼亚式较链棒”“阿尔巴尼亚花”等等。

让外地朋友想不到，上海男人也会结毛衣噢。结缘最好的男人在哪里？远洋轮上！万吨巨轮航行在一望无际的大海上，若是风平浪静，船员就以结毛衣来与时间周旋。跑一趟欧洲，老婆孩子的毛衣都有了。俗话说男做女工，越做越穷。不过上海男人胸有朝阳，二战时期的英国首相丘吉尔不是也结毛衣高手吗？有一次电视台举办结毛衣比赛，男嘉宾妥妥地站上了C位。再告诉你一个细节，大上海一度风行棒针衫，结棒针衫的人多，不仅导致圈圈绒脱销，连最粗的竹针也买不到了。上海男人真聪明，将电焊条上的白粉敲掉，两头磨圆，嘿，好使又耐用。

节约是中国人的美德，“做人家”有利于防止骄奢淫逸，降低碳排放。当然，“做人家”在今天必须赋予新时代的审美，要与新的生活方式和消费理念对接。在打造节约型社会的今天，上海人对物质消费的审慎态度应予肯定。社会越文明，消费越理性。

浑厚、椭圆、饱满，一刀下去，砰然有声。切开看，瓜肉宛若玛瑙，又仿佛黄玉，气象璀璨，想起两首诗：

扁舟夜入江潭泊，露白风高气萧索。甜满中边一夜冰，璀璨璀璨自天成。

伽师瓜多汁，一块入口，几乎就是“扁舟夜入江潭泊”。熟瓜出于当年秋，正当露白风高。瓜皮纹饰枯黄纵横，也有萧瑟意思。伽师瓜极甜，是清甜，甜得满，回味无穷，有丝丝冰意在唇齿回旋。可惜那两首诗我忘了哪朝哪代那人所为，实在也无从紧要，诗词文章留下来，名佚与名显不过细枝末节。千百年后，后世但凡有三五人读到我的文章，即此岸之幸事，至于姓名存与不存，不足轻重。

年近四十岁，才吃到伽师瓜。此物味厚，老子说厚德载物，不载物如何？厚德不载物境界更高。伽师瓜的好，好在厚德不载物，天香长馥郁。自然尽皆如此，饭蔬瓜果，厚德不载物，一切随意。道法自然，果然大难。

伽师之名得于新疆的伽师河，意为天赐昌盛，也有美玉之喻。

据说神仙食玉，将玉捣碎成屑，吞服延年。北魏时将有将军李预，羡慕方外餐玉之法，常常去蓝田采玉，甚至挖墓求玉，得环璧杂器大小百余件，皆光润可

伽师瓜记

胡竹峰

玩。选了七十枚碾碎为屑，每日温水送食，如此经年，说有效验。但李预并未成仙，反而速死，临终前对妻子留遗言说，服玉的人，应该隐居山林，少思寡欲，或当大有神力。可惜自己饮食不禁，好酒损神，酒色伤身，方才落得早死，并非药过也，但尸体必当有异，不必急于下葬，好令后人知道食玉之妙。《魏书》记载，当时七月中旬，长安毒热，李预停尸四宿，体色不变。妻子想放两枚玉珠进李预的嘴里，口闭不开，于是说道：“君自云餐玉有神验，何故不受含也？”尸身果然启齿纳珠，口里并无秽气。

神仙，延年，食玉之类，从来不信。食玉不如吃瓜，俗世花花世界，还有瓜瓜世界。冬瓜、西瓜、南瓜、北瓜、黄瓜、白瓜、红瓜、丝瓜、蜜瓜、木瓜、匏瓜、地瓜、苦瓜、蓊瓜、棕桐瓜、香芋瓜、伽师瓜……皆属嘉瓜。伽师瓜是瓜中善本，肉质清脆如玉，一连吃下几块，心里飘然神仙意思，如此就好。恍惚身后有年画屏，手执瓜锤的好汉威风凛凛，衣带飘起，如有风。

旧年，外祖母家每年春节总会贴门神，左边尉迟恭，手拿竹节钢鞭，右边秦叔宝，手拿亢龙宝槊。外祖母离世多年，旧寓早已坍塌，另起新楼，我却经常怀念那老屋，怀念那红纸上的两尊门神。

新添了一个400mm的长焦距，多少有点噁瑟，配好相机储值卡，在家从这个房间走到那个房间，不断推开窗去，朝着远处瞄一瞄，顺便拍几下，过一把长焦距的瘾。那天小区里的鸟不知为何异常兴奋，飞来飞去“叽叽喳喳”，我即刻就想着在家“打鸟”试试。北阳台外，两只叫不上名的鸟（大概率是喜鹊）停在三十米开外的树上蹦蹦跳跳，我把相机搁在窗台上，屏声静气、细细观察，准备下手。突然，其中的一只要飞，这时已容不得我再等，“噼里啪啦”一阵连拍。当时没觉得片子有多好，事后整理出来，几根树枝两只鸟，一只静一只动，打开翅膀的那只形态真是不错，腾跃而起，迎风飞翔，也正正好留给我一个迎面拍摄的良机。通观整幅图的构图，还有点中国花鸟画的意蕴了。

为了拍上好片，我可能是几百米，甚至千里万里地往外走，对家中司空见惯的景往往不会在意。殊不知，有没有好片，并不在路途的远近，而全在自己是否有缜密的观察力和一双可以将事物的美尽收眼底的摄影眼。



七夕会

家中自有好风景

马亚平

鞋面鞋底配齐后，送交皮鞋摊请老师傅绱一绱。运气好的话会遇到聋哑师傅，手艺更加精湛，盖因不受外界干扰耳。在我读中学时，逢年过节才能穿一双白塑料底的松紧鞋，平时穿作为“B角”的咖啡色塑料底松紧鞋。

破布的另一个辉煌终点是扎拖沓。上海人多有洁癖，蜗居仅能容膝，但地板始终一尘不染。光脚板接触凹凸木纹的丝滑感觉，已有N年没享受到了。

那时上海的主要商区要配置几家有点规模的布店，比如三大祥：协大祥、信大祥、宝大祥。看到“三巨头”鼎足而立，上海女人心思笃定。布店有时会抛售零头布，所需布票很少，价钱又便宜，消息放出，喜大普奔。零头布可做衬衫、短裤、背带裙、越南衫等。还有一种才手掌大小的三角形彩色织锦缎边角料，论斤卖，这大概是服装厂的“厨余垃圾”。上海女人照样能拼出一床色彩斑斓的被面子或一条窗帘、一块台布。

女人是天生的艺术家，这句话套在上海女人身上一点也不过分。彼时上海女孩也子成家，“三转一响”中最要紧的基本建设便是缝纫机，它是能生蛋的“母鸡”。

上海女人结毛衣也是一把好手，在马路边、在电影画报上多看几眼外国女人，马上就会“变戏法”似的结出某种花式的毛衣，还一本正经地命名为“罗马尼亚式较链棒”“阿尔巴尼亚花”等等。

让外地朋友想不到，上海男人也会结毛衣噢。结缘最好的男人在哪里？远洋轮上！万吨巨轮航行在一望无际的大海上，若是风平浪静，船员就以结毛衣来与时间周旋。跑一趟欧洲，老婆孩子的毛衣都有了。俗话说男做女工，越做越穷。不过上海男人胸有朝阳，二战时期的英国首相丘吉尔不是也结毛衣高手吗？有一次电视台举办结毛衣比赛，男嘉宾妥妥地站上了C位。再告诉你一个细节，大上海一度风行棒针衫，结棒针衫的人多，不仅导致圈圈绒脱销，连最粗的竹针也买不到了。上海男人真聪明，将电焊条上的白粉敲掉，两头磨圆，嘿，好使又耐用。

四间带天井的大砖房，加上柴间、水井，跟大伯家带天井的宅院连在一起，我家老宅院在村里算是大宅子了。

宅子里，与奶奶东厢房相连的空间是个大通间。通间里放着箩筐、米筛、竹床、篾垫、畚箕、豆腐架等农具，相间的屋柱上挂着父亲的蓑衣。通间朝北开了两扇门，我们叫后门。后门外是稻田，跟东门外的稻田连成一片，全是上等的良田。父亲在后院搭了一座柴间，里面整整齐齐堆着一捆捆干柴来。我家后院与大伯家的相连，他家后院种着葡萄、万年青、艾叶之类的植物，我家后院种的是丝瓜和南瓜等。大伯家即将成熟的葡萄总是我们垂涎的对象。

那天，奶奶在通间选鸡蛋。她将攒起来的鸡蛋一个个放在灯光下照，照见有黑影的种蛋，便放在垫着稻草的箩筐里。箩筐是母鸡的窝。孵小鸡的母鸡我们叫“鸡娘”，它跟普通母鸡不一样，有着极敬业的精神和浓浓的母爱。一天中，鸡娘除了吃和拉，其余时间都蹲在鸡蛋上孵小鸡，不管冷

暖，不知疲倦。

过段时间，一只只毛茸茸的小鸡先后破壳而出，箩筐里热闹了，小鸡们的到来给老宅增添了活力。奶奶将箩筐侧放，鸡娘便领着雏鸡在天井里玩耍。天井的阳光落在小鸡身上，可爱极了。我学奶奶的样子，抓把米撒在地上，母鸡咯咯咯地叫唤着，将米粒啄几下，自己却不吃，小鸡们立刻围过来，学母鸡啄米吃。慢慢地，母鸡开始带着雏鸡到后门的田埂上捉虫子吃。田埂上开满了粉色碎花的辣条草，小鸡们在花草下觅食撒欢。有时遇上毫无预兆的阵雨，鸡娘就撑开翅膀，让小鸡们躲到它的保护伞下。小鸡们在天井和后院的阳光与花草丛中一天天长，无忧无虑。

不过有时，小鸡也会遭意外。一天夜里，箩筐里传来“叽叽叽”急促的躁动声，奶奶打亮电灯，发现一只黄鼠狼在偷小鸡。见灯光，黄鼠狼一阵烟溜走了，可两只可怜的小鸡耷拉着脑袋，被咬死了。第二天，不甘心的黄鼠狼又来，又被奶奶赶跑。第三天，奶奶用围腰布将箩筐顶罩住扎紧，放到床前的踏板

上，黄鼠狼才不敢放肆。

跟鸡娘和小鸡一样，上学前的我和妹妹也在老宅和后院玩。奶奶用小衣服将洗衣用的木榔头包起来，用背带将它绑在妹妹背上，给妹妹当布娃娃玩。妹妹背着榔头，哄婴儿般，东跑跑西颠颠，把家里的小鸡赶得四处乱窜。我比妹妹个子高，我抱搓衣板玩。我们假装给木榔头和搓衣板打针，示意它们打针不痛，别哭。

玩腻了，在蝉鸣心静的夏日午后，我们打开后门，到后院“办家家”。老宅后院的天空特别蓝，特别高。后院被房子和花木遮着，凉风习习，常有酱色的四脚蛇从草丛里钻出来，见人后又“咻溜”一声溜走。我们就地取材，捡一些石头和残砖瓦片，分地盘搭小灶。将谢落的丝瓜花和螺蛳壳集中起来，又摘一些野花和青草叶，用锋利的石片

人在青城山，成都的朋友发来微信：下大雨了！你们带伞了没？

我们一家正在跟着上索道的队列徐徐趋近，抬头一看，天色照常，但斗拱屋檐后面的一小块天空蒙着一层黛，隐隐有雨意。难道，成都平原上消耗未尽的水汽已经顺着云路赶来？

有一把太阳伞，真要下大雨恐怕也不够打。我回复。往下打量，小小的月城湖依然平静，画舫渡送游客，欸乃一声山水绿。终于排到队前，索道上山，小船一枚挂在天地间，全方位感受到了风吹枝叶，满山碧动。霎那，古蜀幽情生起，侠意如藏在树丛里的剑尖微露。是要下雨了。我在树丛下。再接着赶路，上台阶，上台阶，穿过挥舞着竹杖的少年，穿过抬滑竿的小老汉，穿过吮着雪糕的情侣，穿过挂着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牌牌的外国俊才，人声喧嚣被青城山的幽深所吸收了，终于，一大滴雨落在额头上，我们那时已经行进到了上清宫的殿前。

快快快，快找个避雨的地方。我拉起女儿，从侧殿绕上，恰好檐下有一还算宽敞的容身处，我们三人齐刷刷坐下。接着，顷刻间，雨大起来了，更多的人涌进上清宫，寻找着遮蔽处。四边建筑所围起的一方天空已经被乌云盖上了盖子，雨线垂直如箭落下，箭身银白发亮，接连不断，箭簇落地四裂。

青城山专注地下着雨。水汽氤氲，香炉中跳跃的火光更显鲜艳，就像是两种语言在对话，都很美丽。四面殿连成一个暂时的舞台观众席，游客此时或坐或站，都只能专注地看着下雨。

雨幕适合静静地出神。此刻，我的目光从雨点移到上清宫建筑上。

十五年前，我就来过青城山。而且，也是在七八月间。那时，汶川大地震刚过去未久，百废待兴。我作为特派记者，与上海建工集团的一个援建团队一起住在一个农家小院子里（直到现在我看到建工集团红色的标志还觉得亲切，因为“到家了”），每天跟着指挥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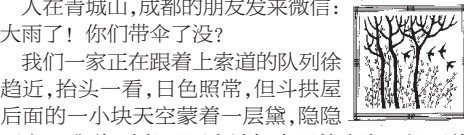
的信息去到都江堰的各地，看家园板房的建设，看虹口漂流的恢复，看农贸市场的重开，看开学前的准备……有时也要去成都开会。农家小院的位置，就在青城山的后山门不远。但青城山彼时因受损严重已经关闭。我曾一口气走到过后山门，与山中的寂寞古树遥遥相对，再走回来，在小店里吃一碗肥肠粉。

现在还能找到地震后一个月中央电视台发布的受损信息披露：

“青城山从山脚到山顶的100多间道教古建筑几乎无一幸免，皆严重受损，屋脊、屋面全部毁坏，石构件破损、裂缝，大殿榫卯位移，木梁断裂，围墙与山门前保坎严重坍塌，大部分古建筑倾斜，部分坍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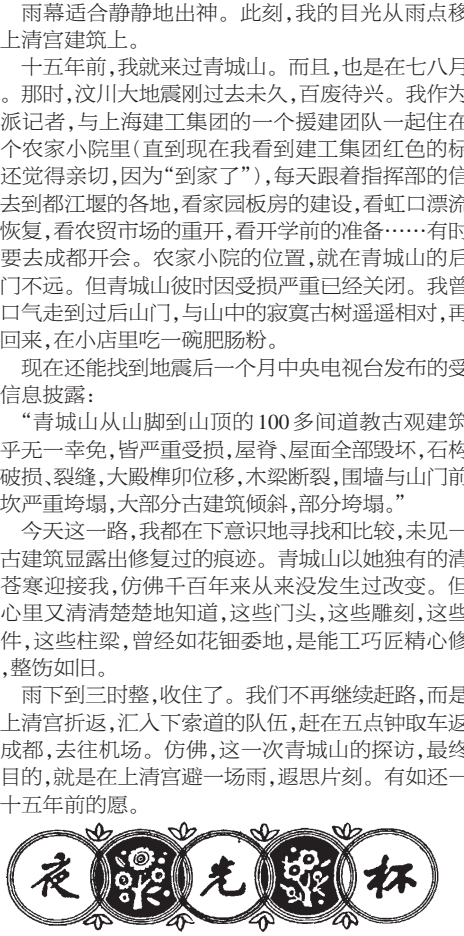
今天这一路，我都在下意识寻找和比较，未见一处古建筑显露出修复过的痕迹。青城山以她独有的清幽苍寒迎接我，仿佛千百年来从未发生过改变。但我心里又清清楚楚地知道，这些门头，这些雕刻，这些构件，这些栋梁，曾经如花钿委地，是能工巧匠精心修复，整饬如旧。

雨下到三时整，收住了。我们不再继续赶路，而是从上清宫折返，汇入下索道的队伍，赶在五点钟取车返回成都，赶往机场。仿佛，这一次青城山的探访，最终的目的，就是在上清宫避一场雨，遐思片刻。有如还是一个十五年前的愿。



留雨青城山

吴越



童年的老宅院

孟红娟

天，不甘心的黄鼠狼又来，又被奶奶赶跑。第二天，奶奶用围腰布将箩筐顶罩住扎紧，放到床前的踏板上，黄鼠狼才不敢放肆。

跟鸡娘和小鸡一样，上学前的我和妹妹也在老宅和后院玩。奶奶用小衣服将洗衣用的木榔头包起来，用背带将它绑在妹妹背上，给妹妹当布娃娃玩。妹妹背着榔头，哄婴儿般，东跑跑西颠颠，把家里的小鸡赶得四处乱窜。我比妹妹个子高，我抱搓衣板玩。我们假装给木榔头和搓衣板打针，示意它们打针不痛，别哭。

玩腻了，在蝉鸣心静的夏日午后，我们打开后门，到后院“办家家”。老宅后院的天空特别蓝，特别高。后院被房子和花木遮着，凉风习习，常有酱色的四脚蛇从草丛里钻出来，见人后又“咻溜”一声溜走。我们就地取材，捡一些石头和残砖瓦片，分地盘搭小灶。将谢落的丝瓜花和螺蛳壳集中起来，又摘一些野花和青草叶，用锋利的石片